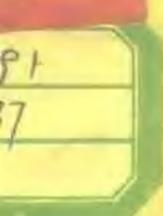


神鬼是从哪里来的



工人出版社



前 言

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，推翻了旧中国的反动統治，人民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許多人都不再相信神鬼了。但是，还有一些人，由于在旧社会受到神鬼的影响太深了，迷信一时还没有破除；加以旧社会遺留下来的一些会道門徒、巫神巫医、算命卜卦等，还在繼續暗中捣鬼，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也疑神疑鬼起来。有些人就在这方面上了当、受了騙，小的損失財物，大的喪了性命，甚至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迷信来反对新社会。

这本小冊子收集了近几年各地关于迷信事件的报道，看了这些报道就会明白：所謂“大仙”、“狐仙”、“神水”、“神藥”、“求籤”、“問卜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書的每一瀋报道都徹底揭露了那些坏人捣鬼的内幕，揭穿了卜卦、求籤的騙术。

現在大家都在学文化、学科学、学哲学、学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，掌握了文化、科学知識，才是破除迷信的根本方法。这本小冊子可以作为学文化、学科学的輔助讀物。

目 录

前 言	1
圓洞山的神仙	1
狐狸猫	2
借尸还魂	4
西營門外的鬼話	6
狐仙舍藥	8
神水	12
晏宮廟洗太夫人顯靈	16
終身大事誰來定?	20
她的孩子是怎麼死的?	21
地窖里的妖怪	23
算命先生的秘密	25
籤語是一種騙術	28
拆穿假道法,不值一文錢	33
唯物論战胜了迷信思想	37

圓洞山的神仙

安徽肥西官亭南面的圓洞山，最近出了名。山中有个“神仙洞”，忽然傳說显灵了，洞里有“仙方”，吃了能治难症，还可使不孕的妇女生孩子。去求仙方的人，除了备上香烛紙馬，还得带些花生、麻餅之类吃的东西。到了洞里先把花生、麻餅撒进去，然后燒香、叩头，再爬到洞里，拿回一点花生麻餅。據說这一点麻餅、花生，就是洞里“神仙”賜給的“仙方”。

說也怪，求方的人将大把的食品撒进洞里，燒完香叩了头，再去拿时，也只能拿出一点点来，其余的都沒有了。这些东西到哪里去了呢？有一些年青人很是怀疑，总想进洞去看个究竟。可是老年人一再阻拦，不准他們冒这个險。不少老年人坚信不移地說：“那花生、麻餅是洞里大仙吃了！”

如此說來，洞里真有神仙了！这消息像一股風，越刮越远。有很多人为求“仙方”，耽誤了生产，花了不少錢；有些老年人沒錢买花生、麻餅，急得把老母鷄也卖了。洞里整日香烛繚繞，食品滿地，香灰积成了堆。

有一天，一个老婆婆領了个中年妇女求神来了，恰巧这

时洞旁边沒有別的人，她俩很快就燒了香。老婆婆跪在洞口地上祷告道：“大仙保佑，請賜一個餅子給我兒媳妇吃，讓她養個小孫孫吧！大仙显了灵，我以后天天來燒香供奉。”老婆婆話剛落音，忽然洞里發出嗡嗡的聲音：“不要燒香，只要你送床花被子，就可叫她養孩子！”老婆婆吓了一大跳，她媳妇“呀”的惊叫一声，爬起就跑。

在山下修塘的社員們，一聽山上有人惊叫，以為出了什么事，一起跑到洞口來。婆媳俩已吓得面如土色，見有人来才定了定神，把刚才的事說了一遍。年青人一听說，再也捺不住了。有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腰一躬便鑽进洞里。一会儿，他从洞里出来，手里揪着个三十来岁鬼头鬼腦的家伙。大家一見，气得不行，这个說：“我当是什么‘仙’，原来是佢这个鬼呀！”那个說：“揍他狗养的！”大伙决定把他送到官亭人民法庭去，小隊長便用繩子將这家伙五花大綁地綁起来，派了两个社員送走了。

經過中間，这家伙名叫陶小根子，是官亭街上一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。“神仙洞”里的秘密，一下子徹底揭穿了。

（董立奎作，原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
“安徽日報”，略加刪改）

狐 猪 猫

福建連江县黃岐鎮，一九五七年出現了一个“狐狸猫”

的事件，当时鎮上傳說“狐狸猫”会偷东西，会害人，在人家家里弄得砰砰响，发出怪叫。这件事弄得人心惶惶不安，有些妇女吓得晚上不敢外出，白天不敢一个人单独在家里，到傍晚就提早睡觉，早上很晚才起。有的人家还准备搬家。

当地公安机关看到了这些情况，立即进行分析研究，派人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調查訪問，并且到“狐狸猫”活动最厉害的地方进行侦察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名叫徐爱珍的妇女的住处。侦察結果，并沒有看到什么“狐狸猫”的踪迹，但是却發現所有“狐狸猫”干的事都像是徐爱珍自己暗中干的。后来有一天早晨，公安人員抓住了徐爱珍，她正在家里楼上拿棕衣、木头等东西假造“狐狸猫”的窝。事情終于完全弄清楚了，所謂“狐狸猫”完全是徐爱珍搞的鬼。

原来徐爱珍是一个巫婆，学过一些利用迷信騙人的伎俩。她为了要偷邻居的东西，故意搞鬼。她先叫她十二岁的兒子放出謠言，說看見了竹籃上有“狐狸猫”的尾巴。接着她自己編了一段謠言放出去，說她有一天晚上一个人在厨房里，忽然听到打开菜橱門的响声，她用灯火一照，看到一个披头散髮的女人，把两大碗魚拿走，一眨眼就变成了狐狸猫，从楼上跳出去了。后来她时常乘外边有人的时候，故意在楼上把石头、破碗往下丢，打得砰砰响，同时自己作一种恐怖的怪叫。然后告訴人家，說是“狐狸猫”在那里闹。有一次，她把自己三岁的孩子趁睡着了的时候偷偷地抱来放到樓坪上，又放出一股謠言說“狐狸猫”把孩子衔到樓坪上去了。当群众听到她这些謠言惶惶不安的时候，她就开始

偷東西，在一戶姓林的人家偷了二十七塊錢和五件衣服。

後來公安人員在對“狐狸貓”的事件進行偵察時，她還繼續搗鬼，結果給公安人員當場抓住，並且在她家搜出偷來的賊物。“狐狸貓”的真相就大白了。

（根據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
“福建日報”消息改寫）

借 尸 还 魂

一九五五年春天，遼寧岫岩縣城西北約有六十多里的湯池區桑皮峪村裡，人人都在談論着修桂珍“借尸還魂”的怪事。

事情發生在三月十二日的中午。農民修福生的二女兒修桂珍，突然在廁所里昏倒死去。她的舅舅榮家臣正在廁所附近蓋豬圈棚子，發現外甥女倒在地上，就急忙喊叫修桂珍的媽媽。桂珍的媽媽三步并成兩步趕到了廁所，看到女兒臉向地躺着，胳膊、腿都伸的挺直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心里万分焦急，連忙叫榮家臣快到屋里拿瓢水來。拿來了水，往女兒的臉上一噴，馬上，桂珍就苏醒過來了。媽媽看到自己的女兒醒來，忙問：“桂珍，你怎么啦？”桂珍說：“你管誰叫桂珍？我姓趙，叫趙貴蘭。”媽媽以為女兒跌糊塗了，叫她趕快回家去。桂珍說：“你家在哪？”媽媽指着自己住的房子給女

兒看。她看到女兒說話不对头，心中十分奇怪。为了把事情弄明白，只好安慰她說：“不管你姓什么，先到屋里坐坐吧！”

桂珍的爸爸、媽媽、姐姐都以为桂珍得了急病昏倒以后說胡話。可是桂珍站起来走到屋里，人还是好好的，并沒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在精神上好像有些反常。

桂珍进屋以后，左右邻居知道这件事都跑来了。桂珍坐在炕沿上，大家都瞧着她。桂珍的媽媽問她究竟怎么回事，她回答說：“我不是你女兒，我叫趙貴蘭，家住在營口县田庄台……我沒有爹媽，跟嬸嬸住在一塊，嬸嬸虐待我，我得了病，三月十日死了。你女兒修桂珍只有十八岁的寿命，我現在借了她的尸首还魂。”

家里人和邻居听到桂珍这些話，看她的声音、动作是有些改变，都信以为真。这时荣家臣問他的外甥女：“你說你是營口县田庄台人，田庄台有个姓甲的嗎？”桂珍馬上回答說：“有。”“甲家老二当过兵嗎？”“当过兵。”“老二怎么負伤的？”“老二当过八路軍，左胳膊負了伤。”荣家臣問完了这段話，向周圍的人說：“講得真对，我当兵在田庄台駐过防，那兒有一家姓甲的，老二是掉了一只胳膊。”这么一說，大家更加相信了。这件事像長了翅膀一样，飞快地从本村傳到了全县，甚至傳到了邻县。前来看望这个“借尸还魂”姑娘的人絡繹不絕，在五天之内竟有五百多人。

真的是什么“借尸还魂”嗎？不是的，后来了解，“借尸还魂”完全是假的！

經過有关机关的周密調查，这件事原来是这样：修桂珍的舅舅荣家臣，三年前死了妻子，他的外甥女經常在他家住，荣家臣便乘机誘騙修桂珍和他發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荣家臣为了掩盖他的丑行，并达到和外甥女結婚的目的，就同修桂珍两个人周密計劃，演出这一段“借尸还魂”的把戏。修桂珍故意昏倒，然后又故意起来裝模作样，两个人的对话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。荣家臣想用这样的办法迷惑群众，使群众以为修桂珍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他就可以达到卑鄙的目的了。荣家臣的把戏虽然騙了一些人，但終于被徹底揭穿了。

（刘焱作，原載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
“辽宁日报”，略加刪改）

西營門外的鬼話

西營門在天津市区西边。有一个时候，那里曾經傳說过这样一件事：一天下午，住在西營門的一个女工下了班騎自行車回家，路过西營門外烈士公墓的时候，車掉了鏈子，挂了半天总挂不上。这时，烈士公墓那边走过来一位軍官，他一伸手就帮她挂上了。女工向軍官道了謝，两人談起来了。軍官說他是某某部队的團長，在談話之中对这位女工表示了爱慕的意思。女工当时也就接受了他的情意，并把

工會會員証上的相片撕下來送給他留念。臨別時，又約定第二天晚上在這裡會面。可是第二天早晨，這位女工就死了。她送給軍官的照片貼在烈士公墓的一個墓碑上，這個墓正好葬的一個軍官，碑上寫的部隊番號同女工碰見的那個軍官說的完全一樣。有人說，那位女工碰到的是鬼，所以死了。

這件事情很多人在傳說，後來為了弄清真象，有人作了實地調查。調查的結果說明，這個活神活現的傳說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。

傳說的這個女工住在西營門。據調查，西營門附近共有五個居民委員會，在其中兩個居民委員會的範圍內，有五個女工有自行車，但這五個女工都在市中心區工作，上下班根本走不到西營門外。而且，她們都好好地活着，誰也沒有碰見過鬼。另外，西營門外烈士公墓以西，那時候只有兩個生產單位，其中一個生產單位的負責人告訴調查的人說：我們這裡有一百九十多個女工，沒有一個人騎自行車。另一個生產單位，所有的人都是男工。

當地派出所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況。按說，死了人是必定要銷戶口的。根據那兩個月的人口死亡統計表上的記載，十二名死亡了的女公民都是十歲以下或四十歲以上的，沒有一個年輕婦女。

西營門外的烈士公墓是人人都看得見的。那里的墓碑，都只寫着“烈士×××之墓”，沒有哪塊上寫了部隊番號，更沒有人看到墓碑上貼什麼相片。

事實證明，傳說的那些事都是假的，是編造出來的鬼話。

（真菊生作，原載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
“天津工人報”，編者改寫）

狐仙舍藥

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，一股邪風刮入了哈爾濱，許多人傳說“新狐仙”顯聖，它的“仙丹”瞎子吃了能開眼，啞巴吃了能說話，聾子吃了能聽見聲音，瘸子吃了能伸開腿，駝背吃了能直起腰來……。這邪風從朝陽區的後二道溝子刮到城子溝，從城子溝刮到王崗區的平等、富強等鄉，接着又刮到太平區治安街下水洞子。它迷惑了好多人，使得這些人抱着一片“誠心”跪在土窟窿、小廟、臭水洞子等等旁邊燒香磕頭向“狐仙”討藥。儘管在太陽底下跪得腰疼腿腫，也還有人願意干。“狐仙”誰也沒有見過，不過據說有個別人真的得到過丸散藥和土面子、香灰、草、虫等之類的“仙丹”。聽到這樣一說，迷信的人就更加誠心，半信半疑的人心也誠起來了，不信的人也想試探試探。因此事情越搞越大。

究竟，“狐仙舍藥”這股風是怎样刮出來的呢？那些人得到的“仙藥”是誰舍給的呢？

這股邪風最先是从哈爾濱市朝陽區後二道溝子刮起來

的。当地住戶姚福鴻兄弟媳婦生病，請“大神”一看，說這是“狐仙”找上他們家，要立上“狐仙廟”才能治好病。姚家果然修了一個小廟，並許願：等病人好了就蓋一座大“狐仙廟”。這個風傳到正黃三屯一個姓舉的富農老太婆耳朵里，她看見本屯的黨員王鳳喜正在鬧病，企圖使他迷信變質，就暗中拉王鳳喜老伴去“狐仙廟”討藥。事先她團了一些黃泥丸，在王鳳喜的老伴磕頭禱告的時候，塞進她的碗里，王老太一看討來“仙藥”，非常感謝“狐仙”的恩賜。舉老太婆對她說：“這是狐仙舍給你的大粒丸，給你丈夫吃了病就好了。”舉老太婆又拿這件事在群眾中大肆宣傳，因此每天有一百多人到“狐仙廟”去討藥。

過了幾天，姚家媳婦因為沒有及時治療，又沒有什麼“狐仙”保佑就一命嗚呼了。姚福鴻一怒之下，將小“狐仙廟”也踢碎了。王鳳喜把老伴討來的“大粒丸”扔到嘴里一嚼發覺是泥蛋子，才知道這是富農舉老太婆的陰謀。

五月二十六日，在朝陽區平新鄉城子溝又出現另一起討藥的。那是由王崗區正紅五屯王立儉（過去的偽區長）到這兒搞起來的。王在春節前辦了許多香沒賣出去，於是想要了一個騙人的把戲。他事先買了一些中藥，把它做成許多小丸子，然後拉攏七八個人到城子溝去討藥。這些人跪了一會沒見來藥，有的人想要走。他對大家說：“咱們这么多人在場，狐仙不便往碗里送藥，你們上別處呆一會，我在这兒看碗。”別人都抱着“誠心”來的，沒想到王立儉別有用心，便上旁邊去了。王立儉把準備好的小藥丸偷放到大家

碗里，然后也装模作样地上人群中去闲扯。呆一会大家到場一看碗里有“仙藥”，便都欢喜地跑回家去，并向四外宣传“狐仙有灵”。第二天就有七八十人去討藥，后来發展到一千八百多人。这时王立儉背来一麻袋香高价出卖，原来卖五分一把的香現在可卖一角五到两角五，获暴利好几倍。

事情搞大了以后，許多人在这里面受到了損害。朝阳区金星农业社生产队长張德貴肚子疼，他母亲上“狐仙庙”去討來兩撮土面，一根草棍，就給張德貴喝下去，結果不但不灵，反而疼的更厉害。張德貴知是受騙，便不再求神，到平房职工医院去求医，一檢查是得了盲腸炎，亏着及早搶救动手术，才轉危为安。东福社蔡軒喜得肺病，叫女兒蔡桂蓮連討四五夜藥，最后一次弄到一个爬到碗里的小蜘蛛，便用“仙藥”喝下，結果死了。赵淑清害痨病，不信医偏求“狐仙”，此日耽误治疗吐血而死。至于吃了毒草毒虫中毒的也不少見。

既然并沒有“狐仙”舍藥，为什么謠言形成一陣風，并傳播得这样广呢？这有三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有些人吃了亏，碍于情面不肯說真話。有的人本来沒討着藥，他覺得挺大一个人，跪了一天自行体罰，要說沒討着藥顯見不好看，別人問他他就說討着了，別人听了也就信以为真了。香坊有个高小毕业生叫黃國孝，他跪了一天也沒討來藥，空手回去怕別人耻笑，就从地下拾了一个土塊用唾沫合一个泥丸，回去就說是“狐仙舍給的仙丹”。

另一方面是害病的人的心理作用。东井子屯小学教員孙福庆的老母亲，听说有“狐仙舍藥”，也要去討藥，他怎么講沒有神她也不信。后来孙福庆变了一个戏法，他知道母亲头痛和心口痛，就在自己家房后整一个狐仙牌位，事先买来一片“头痛片”研成細面裝到碗里用紅布蒙上，放在牌位跟前，燒上香，叫母亲去祈祷討藥。呆了一会老太太一掀碗果然有白藥面，用水冲了喝下，就覺头不疼了。她对兒子說：“老狐仙真有灵，吃上就把脑袋病給治好了，我再討一付稳心藥就全去根啦！”她兒子又去弄来点硃砂，研成紅面又照样放在碗里，老太太討了一会果然又“显了聖”，便急忙吃下去，覺得心里非常亮堂。她又向屯里人宣傳她家有“狐仙”能舍藥，人們都去討藥。这时孙福庆向大家說明了真相，大家才不信了。可是她老母亲一听不是“仙藥”，又来了精神作用，她对兒子說：“唉呀！我的病又犯了！”

第三方面的原因是牟利者的宣傳。贩卖香的小販为了扩大銷售市場获得暴利，便大肆宣傳迷信思想。朝阳区城子沟不靠市街，有些小販看到求藥的人不便回家吃飯，就高抬麻花燒餅市价三倍多，五分錢的燒餅可以卖一角五到兩角。拉馬車的也找到了生財之道，从平房到城子沟一个人至少要八角，多到一元五，有的人跪倒起不来回不了家，只好花两三元雇車拉回家。小販、拉馬車的人为了謀取暴利，就都自动地当了“狐仙”的宣傳員了。

看了这些情况可以知道，群众中間的迷信思想，加上坏分子和別有用心的人造謠煽动，就能使得許多人相信本來

沒有的事情。从“狐仙舍藥”这件事，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。

（宋顯忠 王戈作，原載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“黑龍江日報”，略加刪改）

神 水

青島市郊區農村里，傳說過這樣一個神話故事：很早以前，住在即墨東邊大海子島上一個姓李的漁民，生了一個小孩。這個小孩出世時也和普通小孩一樣，有一天，他突然變成了一個長尾巴的怪物，把他的母親吓死了。他父親拿起鐮刀向怪物砍去，一截尾巴被砍了下來，怪物也就騰空飛到黑龍江，戰敗了當地的蛟龍而自立為王，獨占一方。人們叫這個怪物做“禿尾巴老李”，又叫“李師傅”。

本來是一個無稽的傳說故事，可是，這個傳說中的“李師傅”在一九五七年春節前後，忽然來到了人間。青島市郊的居民紛紛謠傳“李師傅”在棘洪灘顯靈，施舍能治百病的“神水”，為眾人消災免難。這些話傳開以後，每天有許多人跑去求“神水”。起初是當地的居民，後來消息越傳越廣，遠道來求的也一天天多起來。到清明節，又傳說“李師傅”要把“診所”搬到海西村的葦塘里去了，於是充滿臭水的海西村葦塘頓時熱鬧起來，每天都有幾千人擁到這裡來，層層密

密地围着髒臭的葦塘跪着求“神水”。他們燒过紙，点燃香，把自己由家里带来的一瓶水倒在塘里，再从塘里換进髒水；然后就双手捧着折成漏斗状的一張紅紙，嘴里嘟嘟囔囔地念着“李师傅……”，紧閉双眼，匍伏在泥地上等“神藥”。隔一会睜开眼看看紙上沒有什么，就又閉上眼睛祷告，有的甚至虔誠得流出眼泪，直到紙上飞得一点香灰末什么的，才如获至宝地爬起来謝过“神灵”，滿意地走开。有些人什么病都沒有，因为“这个‘藥’能治百病”，也来“求藥”等生病的时候吃。人們中傳說，“神水”真靈驗，海西村有位老大娘眼睛瞎了十几年，喝了神水“看得見了”。还傳說这样一件奇聞：一个患麻瘋病的人到棘洪灘求“神藥”，求到了一条蝎虎，回家后，他恐怕蝎虎毒性太大，不敢整个吞食，就把它的头剥掉，光把身子吞服；后来，他周身的病全好了，就是头沒有好，他急着把剥掉的蝎虎头找来吃掉，头痛也好了。

謠傳越傳越广，真是活神活現，連有些本来不相信有神怪的人也迷惑起来。假的終究要揭穿的，神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看了以下的事实便明白了：

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：在青島市郊海西村北面十多里路有个村子叫棘洪灘。村外荒灘的路旁原有个龙王庙（大概就是所謂“李师傅”的庙），廟宇早已不在了，現在只剩下个石臼，經過一冬天，石臼上盖滿了雪，雪融化了，又下了几場雨，雨水和雪水就积在石臼里面，清油油的。本来过路的人誰也不去理会。清明前有一天，邻村乔戈庄的农民尹書宅領着兒子到下堐村診所看了眼病，取了藥，买了些猪肝、

羊肝回家，路过棘洪滩，看見石臼里有水，不知是什么原故。他到家以后，便向人探問。別人告訴他說：“那不是過去龍王廟的所在嗎，那是神水！”于是，他第二次到下墾診所取藥的時候，順便從石臼里取了一瓶清水回來給孩子喝下去。小孩吃了豬肝、羊肝，服了幾次藥，也喝了“神水”，眼病慢慢地好了。這來，大家都把功歸到“神水”上，說“神水”靈驗，尹書宅興沖沖地用紅布做了兩面小三角旗，上面寫了感謝“李師傅”的話，把它插在石臼旁，村鄰見老實的尹書宅都說“神水”能治“不治之症”，取“神水”的也就漸漸的多起來。

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事件偶然的巧合，还是不能引起这样大的風波的。事情越鬧越凶，是因为这里面有人在故意興風作浪。

下墾村的佛爺道徒趙氏（她的丈夫曾做过偽時的區長），見此機會，就起來造謠說：她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從小龍山上下來一個“彭仙姑”，幫助“李師傅”給人治病。她把這些話傳給了一貫道徒孫厚瓦的老婆祁氏（也是一貫道徒），祁氏就到處去宣傳，並添油加醋地說某某人生了什麼病，喝了“神水”立即好了，“神水”真是靈驗。又說“李師傅”這次在黑龍江犯了錯誤，老龍王本來要殺它，它苦苦哀求，才貶到灘上（棘洪灘）來給大家治病，帶罪立功，等等鬼話。再加上那一帶地方過去反動會道門的道徒很多，所以他們的謠言很有市場。當民兵們把石臼砸碎了以後，求“神水”的人就又到瀕泥塘灌膠水當做治病聖藥。海西村的三官道徒、綽號“鐵鑊子”的巫婆劉氏一看去棘洪灘求“神水”的人这么多，眼紅